



艺起前行 优秀新创舞台作品展演

特别报道

为期两个月的“艺起前行”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即将落下帷幕,来自北京、江苏、广东、广西等地以及上海的14台优秀剧目亮相,让上海市民遍览全国舞台新近涌现的优秀作品,感受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化特色。而演出加研讨会的“展演标配”,在相互交流和研讨中,也让上海和兄弟省市文艺院团互相学习交流经验,有助于全国文艺工作者们进一步携手起来,繁荣新时代文艺舞台。



扎根现实

最有力量的文艺作品,往往都是从最火热生活中发现主题,捕捉灵感,体现时代。

围绕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讲述核潜艇研发历程的话剧《深海》,其实对于上海创作大飞机研发等题材具有极强借鉴价值。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评价:“《深海》抓住了主人公30年的内心戏,从内心挖掘场面,让人百感交集,体味岁月沧桑变化的心情。”同样,昆剧《眷江城》和话剧《朝天宫下》也没有从宏大的叙事入手,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构成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。

《长安第二碗》(见上图)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题,以陕西特色小吃葫芦头泡馍为载体,以小见大反映西安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。导演查明哲说:“《长安第二碗》演出的现实意义,在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人们,一起交流、相互提醒、共同思考,在思变、求变、改变、巨变中保存和守望‘不变’。”

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深知民族歌剧创作不易,现实题材民族歌剧更是难上加难。她说:“《扶贫路上》体现了思想性,融入了新时代的语言,这是一种文化自信。”

传统创新

“脚下是传统,手上是时代”,不仅是形体语言的编排,更像是一种象征:以传统为基础,在古典的土壤中发出时代的枝干。

作为广西的超级IP,“刘三姐”的

让中国艺术家更多唱主角

□ 朱光



马上评

疫情防控常态化,倒是把上海乃至中国的舞台彻底还给了上海乃至中国的艺术家。以往,全球名家名团穿梭北上广,使得中国观众水平直接与国际接轨。此事甚好,但是也多少使得全国各地院团的演出要“见缝插针”。眼下,“艺起

前行”优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,把聚光灯打在了全国最佳的一众舞台剧身上,既锤炼了国内艺术家,也满足了对剧场向往已久的观众。

“艺起前行”让艺术家认识且更珍惜自身价值。再小众的剧种如彩调剧《新刘三姐》,也会赢得大众的掌声;再隐秘的战线如体现核潜艇制造之深潜的话剧《深海》,也会有赢得高光赞

赏之时;再“土气”的题材如常州市滑稽剧团的《陈奂生的吃饭问题》也登上了上海大剧院,还成为“艺起前行”的开幕演出……

当下,也是中国艺术家唱主角的时代,更是中国艺术家为人民唱主角的时代。那些登上大剧院、音乐厅的艺术家倍感珍惜;而我们观众,投入对广袤土地上丰富多彩的艺术欣赏,正当其时!

聚焦四史

展演中,多部聚焦党史、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作品让人印象深刻。

让人“笑着笑着就哭了,哭着哭着又笑了”的滑稽戏《陈奂生的吃饭问题》是常州市滑稽剧团近年来的力作,它以经典“小人物”故事再现中国农民生活的沧桑变迁,让人读懂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,也为滑稽同行们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上开拓了思路。研讨会上,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、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监事长郦国义坦言,《陈奂生的吃饭问题》解决了重大题材同质化的问题。而上海滑稽剧团团长凌梅芳也深受启发:“在我们坚守滑稽艺术特色的同时,在舞台的呈现上可以打破现有的框

架、模式,在舞台呈现上我们力争要有一些新意,让我们的作品更加富有时代感。”

“李大钊曾经七次来到上海,为革命事业奔波。这次我们带着《李大钊》回到他战斗过的地方。”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说。作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剧目,《李大钊》让人们看到了前辈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。

此次全国优秀文艺作品集中在上海演出,不仅为上海演艺大世界和上海文化市场复苏繁荣赋能,也将激发出上海和全国文艺工作者再出发的力量。随着国内经济生活的强劲复苏,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逐步正常化,上海正在迈开坚实步伐,寻找新的发展契机,建设“亚洲演艺之都”,也为全球演艺市场提振信心,传递经验。

本报记者 朱渊 赵珺

艺起前行 让我们一起前行

玻璃,除了我们平日里看见的习以为常的模样——幕墙、窗户、镜框、器皿之外,还能有哪些不一样的形态和特质?上海玻璃博物馆的“退火”五周年特别大展“重置”日前开幕,并作为博物馆里的常设展进行一整年。上海玻璃博物馆的“退火”项目始于2015年。过去5年间,博物馆与一些优秀当代艺术家合作,利用玻璃作为创作材料,委约艺术家们创作特定场域的大型装置作品,每年为这些作品举办展览。艺术家们惯常的创作材料并非是玻璃,而遇见玻璃,也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条尝试与创新的通道。所以,5年来的每场展览都是一次惊喜和震动。

张鼎、廖斐、杨心广、毕蓉蓉、

林天苗、刘建华、孙逊、朴庆根等8位重要的当代艺术家,不断挑战玻璃材料的边界,撬动材料本身蕴含的能量,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纷呈的作品,而这项持续5年的实验,令上海玻璃博物馆成为重要的当代艺术实践基地。

矗立在广场上的作品《碑》高3.4米(见右图),乍一看,更多人认为这本身就是一块石头,或者是几块石头垒成的模样,厚重的红色调,更接近于鸡血石。创作者刘建华透露,以往视觉经验上的玻璃是

一种晶莹剔透、脆弱易碎的材料,而这件作品由6厘米厚度的玻璃板中空构成,屏蔽了玻璃本身给人的感受,“没有透明度,就没有了易碎的感受,抽离了玻璃已经被你习惯了视觉记忆。”

从张鼎对于物质特性惯常认知的打破、杨心广对于玻璃与“断肠”意象的契合、廖斐对于“平坦”意义的思辨、毕蓉蓉对于线条、块面、色彩、结构的再次构建,到林天苗对于个体与社会的思考,再到孙逊以玻璃机械装置结合绘

画,呈现非线性的“空间叙事”,以及朴庆根对于“观看”这一动力相关且更为复杂的欲望的探索……玻璃这一古老又恒久的材质的无限可能性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“退火”项目下诞生的作品将进入上海玻璃博物馆永久收藏体系。

上海玻璃博物馆馆长张琳告诉记者:“玻璃看起来比较日常与理性,我们希望这个项目打破固有的观念,让大家感觉玻璃的背后有思想。”

本报记者 徐翌晟 吴旭颖

去上海玻璃博物馆看——一块有“思想”的玻璃

